

国家艺术杂志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第906期 |

新民晚报

本版编辑: 吴南瑶 丹长江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ss@xmwb.com.cn

20

▶ 陆小曼墨笔山水

▼ 陆小曼册页六幅之一



▶ 陆小曼《松泉图》



▶ 徐志摩书节录《桃花扇》



▲ 贺天健《黄山清凉台》



▲ 陆小曼《黄山清凉台》



◀ 陆小曼

▼ 陆小曼在挥毫



曼庐墨戏, 忆姑婆陆小曼

◆ 邱权

本周,《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正在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展出。陆小曼一生跌宕,1949年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但从未集中出版过作品图册,也无举办过任何个人画展。1965年陆小曼病逝前,整理出一批陆和亲友的书画、文献等赠交堂侄女陆宗麟,而后由陆宗麟之子邱权先生继续保存至今,展览展出了陆小曼多年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日常的手稿、临书、自用的碑帖,还有恩师贺天健、钱瘦铁等人的书画作品,徐志摩、胡适、梁启超、梁思成等人的诗词稿件、文字稿件,还有相当珍贵的泰戈尔访华时,赠送给徐志摩、陆小曼的头巾和画像。

首先,表述我家与姑婆陆小曼的亲缘关系及历史渊源。常州陆氏家族历史悠久,我外公作为陆家长房长孙被陆小曼父亲陆建三收养,青年时即承起陆建三家管家之责。成家后,外公一家八口也就一直居住生活在陆建三家。而陆小曼一生无亲生子女,他们就我外公的子女视同己出,而姑婆陆小曼最疼爱的就是我母亲陆宗麟及我二舅与三舅。

徐志摩坠机身亡后,我姑婆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因她自己无子女,在寂寞孤独中她征得我外婆(她的堂嫂)同意,将我母亲(她的堂侄女)留在身边当作养女侍陪,在许多回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所提及的“麟姑娘”即是。1965年春,姑婆病重垂危时,她将留存的画作及泰戈尔从未面世的另一幅画像、梁启超写给徐志摩的数百字纸卷及其他名人画家的作品,都作为遗产赠交我母亲。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母亲还是将一整箱姑婆的遗物及其生前所用笔墨印章等带回家中,在彼时,实属不易。母亲遵照姑婆的临终嘱托,将徐志摩坠机时随身携带藏在铁盒里的那幅有许多名人题跋的陆小曼《仿董其昌山水手卷》,及其他姑婆指定的有关资料转交陈从周先生处理。此后,在那“艰难探索”的年代,母亲和我冒着各种风险,历经坎坷,承受了许多伤痛,付出沉重代价,才将获赠的姑婆留下的全部珍贵遗物尽心收藏至今。

我从还被母亲抱在怀里开始,

每周日就风雨无阻必去静安寺,因为那里不仅有姑婆还有已中风病愈的外婆与大舅。我从上小学二年级起就已经能独立从虹口坐有轨电车到静安寺,不仅是周日,寒暑假也常住姑婆家,直至我初中毕业,姑婆仙逝以后。姑婆家的种种,我都历历在目。

姑婆家楼梯上去二楼是会客休闲室。进门到底阳台落地窗旁墙前,是大画桌,紫檀木桌面中央是大理石,桌上有红木压纸条。还有两块腰形汉白玉压板。画桌左前方,是两只大沙发,三人沙发后墙上是一张徐志摩的大照片,旁边及对面墙上画镜在线,悬吊姑婆完成的画作,画品会经常更换。在徐志摩大照片附近搁几上的鲜花也常更换。我记得画桌左侧还有一张徐志摩的小照片立框,在画桌前只要抬头就能见到徐志摩。姑婆未完成的画稿就放桌上。她身体不好,有时画稿一放就是许多天。画桌左侧近阳台墙边还有大藤椅,椅前的搁几上常有他们唱昆曲或评弹时用的弦拨乐器,弦拨乐器音筒上蒙着蟒蛇皮,我小时特别喜欢去抚弄。屋子中间冬天有个火炉,每年秋末房管所来安装炉子与烟道。二楼门口有个黑色搁几上面是电话,我到今天还记得电话号码是36916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有私人电话很罕见,常有邻居来借打,我有时还会当个小听差帮忙叫接电话。

三楼是卧室,两张大单人床,我们住福熙坊时,母亲带我睡那张大

点的床。三楼房间窗帘大多闭合,只有些缝隙透光,大白天也光线昏暗,且烟味很重,我不喜欢待在那里,只有二楼客人很多很喧闹时,我才会去三楼或亭子间一个人玩玩具或看小人书。

三楼上面是晒台,姑婆冬天取暖炉用的煤就堆在上面,我常用废纸折纸飞机抛飞出去,姑婆也总是陪我玩,阳光照射下,纸飞机在碧蓝的空中晃悠悠飘荡下坠,姑婆会神色凝重地看着,不说任何话,要好一会儿才能回过神来,眼里还盈含泪水……

姑婆家客人很多,常见他们有的学昆曲或弹唱评弹,有的在画桌上泼墨作画,这些人中,有的是姑婆的学生,有的是名画家贺天健、唐云、应野平等;其中有几个老头,衣着破旧,面容憔悴,就眼神矍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先生中竟有当时正落魄的吴湖帆、刘海粟、陈巨来、钱瘦铁等大家,至今想来仍觉是羞愧。

现在有关纪念姑婆的文章与书籍非常多,近些年来对徐陆爱情及姑婆的评价更是褒多贬少,但是作为陆小曼的亲属,并不希望姑婆的形象仅是借寄在徐志摩的光环之下,或者世人只关注徐陆爱情的凄美,我们更希望陆小曼原有的才华被世人所了解,对她的生平与过往有更公正客观的评判。

现在我深感可以如释重负,完成先人之嘱托,告慰姑婆与母亲的在天之灵,以报春晖!

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建,汇聚了五十余位苏浙沪著名书画篆刻家,其中包括了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沈尹默以及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等,可谓精英辐辏、俊彦云集,陆小曼能名列其中,说明她的绘画水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可否认的是,画师阵容中女性画师毕竟是少数,但即使这少数的几位女画师,几乎都是巾帼不让须眉。有意思的是,围绕她们的话题,大多是与绘画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而这些话题的传播和演绎,又会影响到人们对她们画艺的认识,这种现象固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它会在无形中增加人们对传说中主角的画艺的认可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画以人传”的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陆小曼学画师从贺天健。贺天健也是上海中国画院最早的副院长之一,他的山水苍雄浑厚、别树一帜。陆小曼的学画路径,大致上是跟贺天健相似的,也是从四王吴恽入手,兼及石涛、石溪、梅清等。不同的是,贺天健后来从宋元、从真山水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和灵感,表现在画面中,便是扑面而来的那股活泼的生机。

陆小曼最出名的画作应该就是那卷仿董其昌的手卷。当年徐志摩带在身边想趁去北京的机会请当地名家题跋,但是飞机失事,徐志摩不幸遇难,画卷因为放在铁皮箱子里而免于毁灭。这幅倾注了陆小曼很大心血完成的画卷已经赢得了不少名家的题跋称赞。有意思的是,这些题跋除了客套式的赞誉外,胡适和贺天健的两段跋语反映出两人不同的艺术观。胡适在题跋中说:“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并劝“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

什么样的人画什么样的画

◆ 陈翔

而贺天健随后则题了一首七绝,反对胡适的看法:“东论论画鄙形似,懒瓚云山写意多。摘得骊龙颌下物,何须粉本拓山阿。”虽然贺天健后来的绘画实践其实是符合了胡适的主张,但当时他的反驳除了护犊心切之外,也表达了他和陆小曼共同的艺术主张,即“人世间的山水实境”终不如“画里边的山水境地”。

上海中国画院藏有陆小曼的山水画《黄山清凉台》,陆氏家藏中有一张贺天健开给陆小曼的黄山清凉台的稿子,两者构图一致,可以推断陆小曼正是根据贺天健的稿子画成了这幅山水画作品。那是1961年的事情,那一年陆小曼58岁。由此可见,陆小曼的绘画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陆小曼善于师法古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人山水的技法和意趣,尤其是明清湿润清雅一路的山水特点,并且在自己的画作中充分展现出她的综合修养及独到气质。只可惜没有进一步拓展到师造化的阶段,这应该说是她山水画创作的一大缺憾。虽然她后期的山水画里也着意刻画了现代人物以增加时代感,但终究还是无关大局的点缀。她最精彩的还是仿古之作,她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画里的浓浓书卷气。她画有一本仿恽南田的山水册页,温润恬淡,颇得南田神韵。能画四王,再画恽南田其实也不难;但是,真正要领会恽南田笔下那种高华的气韵并化为己出,非得要有超凡脱俗的胸襟和宠辱不惊的气质不可。传统中国山水画,纸上笔墨,胸中丘壑,合二而一。心源丰沛,笔墨自然灵动,所以,画如其人,其实讲的就是画家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画出什么样的画。